



皇明文範卷之九

辨

禄命辨

宋濂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
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
之精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
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
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克論衡云
見骨體而知命禄觀命禄而知骨體皆是物也况小運之
法本許慎說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
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

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
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
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闡奧也曰十一
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羅喉計都
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
冊與氛祲同占羅喉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
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
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蔞皆業之士蔞
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
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

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胃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
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冷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
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
命柰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
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
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喉計都亦胡梵
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
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
而竒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
推入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

十之年月加以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矣矣三命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為體體則為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為用用則為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常有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歷某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

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為木之餘計為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字火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木土然矣柰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剋故無亦非通論也况字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說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况占命乎曰五星之靜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

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皙而瘠也至於豐肉而痺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富貴貧賤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修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所當為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修身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

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窳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竈玉瓚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辯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為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譔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表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

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給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蓋恥之然則晉之謂給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符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羗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給得之於鄴則傳來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朱梁

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為群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贋之故難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於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乃高者

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為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為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奉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

于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慙所欲而義宗守緒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為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宗法辯

洪貫

按大宗小宗之法自是古有爵者之制儀禮喪服傳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傳曰公子之子為之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故程氏遺書宗子議云國

君之適長為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次適為別子別子既不得禰先君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君則命世子同母弟為之宗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其歿也子孫世世繼之此別子為先君一族大宗之祖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統之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是為有大宗而無小宗所謂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也群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為五世小宗之祖沒則其子其孫為繼禰繼祖之小宗至五世服窮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此謂繼禰者為小宗五世則遷者也若君無次適可立為別子當立庶兄弟一人以統族人其禮亦如小宗是為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傳言公子之庶者宗其公子之

適者而宗子議註云母弟雖適子與群公子同不得謂之別子則是別子者君於同母適兄弟中命長者一人為宗子以統族人而主祭祀凡適庶兄弟咸宗之最為得體統之正矧傳未嘗言衆適皆為大宗祖張子曰言別則非一人如別子五人五人皆為大宗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未嘗言凡適子皆為大宗也夫宗之為大者非特宗其長也欲其上尊祖禰下親子孫旁洽昆弟合食牧族而序昭穆以統家政秩禮祀猶秩宗宗伯宗人之宗所以一族人之心者在此信如橫渠之說五人皆為大宗則一族之事將屬之於何宗乎然必屬之於長者也事既屬之於長而於族於禮無不與焉則其餘者安在其為宗乎大

宗死則五服之外皆為之服齊衰九月或曰三月而其子孫繼之者雖百世而不遷禮曰大宗者尊之統也君子曰君之宗之為大宗獨潛室陳氏曰一族之中大宗則是一人小宗儘多此合遺書宗子議以今日言之公侯與伯雖有封國食邑之名而無分土受民之責則無君人之道焉無君道則不得建都立廟其祖不得稱先君其適長不過為嗣爵之公子不得稱世子而為嗣君故次適子無禰先君宗嗣君之嫌則凡適子庶子皆得禰其父宗其兄矣安所取義而稱大宗乎大宗之嗣百世不遷者世澤遠而有始封之君為太祖之廟故大宗率其子孫世世享祀今士庶之家不過祭四代而上及追祭始遷之祖亦不過為位

以奠奠畢即徹以無祖廟故也又安在其為百世不遷之宗乎故今士庶家欲行古諸侯大宗之禮誠為無謂然宗法不立則人罔知尊祖敬宗當如丘文莊公所云大族之家以長房主始祖之祀所謂冬至祭始祖是也而各房當自行小宗法然今鉅族之有家長族長但論行齒而不主於適長房之宗子甚非古禮夫世有古今禮無沿革當遵時王之制而不失先王之禮意可也

泰伯三以天下讓辯

王漸達

予按仁山金氏謂太王遷岐乃在商小乙之世值高宗之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年而生文王是太王當商之盛時未見其衰也胡為有剪商之志哉况太

王前日能遷國以避狄人於相侵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商於未亂之日太王之心必不如是之悖也而集註謂太王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則失之誣矣又謂不從之說見於春秋傳及觀吳越春秋則曰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泰伯仲雍知之乃托採藥逃之荆蠻古公將卒季歷讓國於泰伯泰伯三讓弗受古公卒二人赴喪復逃之觀此亦未見其不從之事也而勿軒熊氏亦謂剪商乃魯頌夸詡之詞與書肇基王迹意同非真有也予因是而推焉自古聖賢皆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堯舜但知天下之不可托於匪人也故不傳於子而傳於賢禹之不傳益而傳啓知

其子可托天下也太王之欲傳於季歷知其孫之可托天下也泰伯知而逃之知其猶子之可托天下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知其次子之可托天下也古之聖賢以天地之心為心故於其可托者而托之所謂以天下為一家惟盡吾萬物一體之念蓋有天下非之後世非之而不顧者矣且夫古公不忍以土地之故而殺人則必不以匪人而殺天下可知矣集註又謂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益不然也太王當商之盛未嘗有剪商之心胡為而有以臣篡君之嫌哉後儒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使太王之心不得白於天下非惟太王之心不得白於天下而泰伯之心亦不得白

於天下非惟泰伯之心不得白於天下而文王之心亦不得白於天下矣是故聖賢之心皆為天下也泰伯三讓之心亦為天下讓為斯民讓也至商周之間文武之道大被於天下天下陰受其賜而人莫知之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此所謂至德也予又讀二程子之言益信之不疑明道曰泰伯知季歷之賢必能開基王業故為天下而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不必為革命之說乃知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

補侯生說項羽辯

薛甲

漢王四年楚破漢彭城獲太公常置軍中以為質漢王使

辯士陸賈往說項羽請之不聽侯生謂漢王曰無以為也夫舉大木者呼耶許解搏格者擣禁阨賈誠知詩書腐儒耳臣請往侯生至楚見項王再拜說之曰臣敢賀大王之得太公也敢弔大王之不歸太公也項王曰若何賀侯生曰大王聞博乎善博者藏機漢王有巴蜀之饒有諸侯兵之衆不能養銳俟時以輕與大王者角為大王所敗亡其父母妻子使天下歸強於楚歸弱於漢此不善用機者也大王得太公據勝勢故臣以為賀項王曰若之何弔也侯生曰漢以不善用機故多遺楚獲今楚有機而不能用臣是以為大王弔也項王曰何故侯生曰大王之不歸太公者豈以父子之情能繫漢王耶臣聞之白刃交前不救流矢

先所急也漢王脫身彭城方以死為恐豈暇顧其親哉漢誠不急太公留之楚何益且事有不可知者漢近遣陸賈至楚為太公請大王不聽太公已知無還期有如復棄臣言太公一旦發憤而死雖太王不殺如漢王何大王獨不見日者縞素之師乎漢王一倡而從者五諸侯國士卒六十餘萬人楚雖幸而勝天下至今猶以為曲無他遺之名也今或不幸而亡太公是再遺漢名也漢王為人不善用強而善用計近大王置太公俎上顧為嫚詞以激怒大王當是時楚僅不烹耳如烹太公縞素之師復不旋踵矣人命無常大福不再楚今兵少食盡非昔時比卒然有變難與漢爭故臣為大王弔願大王速斷項王默然良久曰誠

歸之恐漢輕我侯生曰不然臣固云機貴善用今太公在楚漢不得不使人求是楚制其機也如大王發一使約漢王中分天下各罷兵吾歸太公漢雖心不可其勢宜不敢不聽漢聽則大王有息兵之仁有全人父子之義天下孰不延頸舉踵以望大王者孰與抱空質而無所歸乎項王喜曰客言甚善無有以是告寡人者遂遣使偕生歸定約于是漢王遣張良至楚約項王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各罷兵歸太公引而東漢封侯生為平國君後卒背盟連信越破楚取天下論曰楚有亡徵雖漢完盟不能救然漢之取楚誠有如侯生云者諺云掩目捕雀微物難欺以生言觀漢事始終得之矣

桐葉封弟辨

吳元賦

周成王以桐葉戲封唐叔周公成之且曰天子無戲言柳子厚獨以為非周公之言吳子曰非周公不能言也吾於此益信聖人之能權權者隨時變遷不失其度者也周公之權唐叔也久矣唐叔之宜君周公之欲君唐叔而待言於王也亦已久矣桐葉之戲適逢其會耳使唐叔而不宜封也而王戲之吾意周公雖不成唐叔之封未必無諫也諫之云何則亦曰天子無戲言而已可以言可以無言可以封可以無封周公權之也亦已審矣嗟乎敬戲者治亂之萌也君心者萬化之原也戲言出於思戲動出於謀牛飲以戲囊血以戲裂繒以戲舉火以戲戲之能孽人國也

亦踵踵矣無孽而諫是諫之者誠過也然吾歷按之誠未
有戲而無孽者也而柳子顧以束縛馳驟為嫌且曰封唐
叔史佚成之噫吾不問其佚與非佚周與非周也其善諫
其能權要非聖人不能也或曰何以諒之曰吾於唐叔之
能君也諒之或曰唐叔之宜封周公之成之也固宜然使
其不宜封也而何以逆知其必諫而又何以逆知其必以
戲言為諫而顧以柳子束縛馳驟之說為非何也曰敬之
敬之天維顯思陟降厥事日監在茲此非周公之言乎嗟
乎以敬為規則以戲為諫也必矣彼以戲言之諫為束縛
馳驟其君則敬之之規亦謂之束縛馳驟可乎

孔子誅少正卯辨上

陸瑞家

孔子為魯司寇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予嘗疑其事既而深
惟焉果可疑也蓋昔季康子之間政欲殺無道以就有道
孔子親折之曰子為政焉用殺豈有已為政未滿旬日而
即誅一大夫耶孟子曰今有王者作焉將比今之諸侯而
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
禮樂和於陰陽不教而殺斯為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
也以四凶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其生而不得死者
與我俱無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而不行誅必待舜而後
誅聖人為政殺非所先也審矣堯數十年而不誅四凶曾
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卯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
地於人何所不容宰予之欲短喪也切責之而已冉求為

季氏聚斂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
子之類猶未嘗無誨焉其欲人自遷於善甚廣也正卯既
為魯之聞人則亦非不可以教誨懷者何至遂絕其遷善
之路而使之首身異處耶時至春秋大夫之亂政者比比
皆是在魯則有僭八佾之季氏舞雍徹之三家囚主君之
陽貨此則奸雄之尤者聖人為司寇正刑明弼一正父母
之邦則當自奸雄之尤者始矣尤者尚緩而不誅誅者可
疑而不緩兩觀之鬼不亦有辭於孔氏哉陳恒弑其君告
於朝而請討聖人固未嘗廢殺也然一請於君再請於相
君相從之則上請於天王也必矣今正卯未有弑君之惡
不告而誅又不當專殺大夫矣五伯不為而謂聖人為之

乎凡此皆涉於無理故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家語左傳國
策諸書文雖足取而實出於刑名浮誇者之所以自托故
如子貢之辨宰予之死皆妄誕而不足據蓋欲毀孔氏者
為之也不則視聖人過高以為聖人政事亦必風馳電掃
駭人耳目故附會其事以眩惑後來耳予之為文於古寓
言之類亦嘗稽取証引然大抵藉之以發理道箴世疾非
決其實有此事也吁孫武列陣而美人梟攘直行師而莊
賈戮兵家懲一警百不得不爾然實李勣欲仗婚立威之
習也聖人之兵如時雨有征無戰况政乎又况孔子乎然
則正卯之誅蓋斷無其事而不必疑也

孔子誅少正卯辨下

陸瑞家

或曰誅卯之事既涉誣妄然則茲言曷始乎古臺子曰殆始於荀况也不則亦况之類言之也朱元晦亦嘗疑此以為不載於論語不道於孟子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誇而猶不言獨荀况言之愚謂况忍人也刑名之學也斯言始於况殆無疑也况惟以此為倡李斯事秦故必以殺為先而還自殺歟然則聖人廢殺矣古臺子曰刑亦兵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虞戮四凶周誅管蔡孔明涕泣而斬諛非能廢殺不好殺耳且堯之所以不誅四凶者予知之乎堯非不鑒也堯於共工則曰象恭滔天於鯀則曰方命圯族豈不能鑒哉特以惡未大著故不遽加以刑耳或亦冀其有改也今據家語荀書所載正卯之惡則亦未刑

之類矣况行僻而堅記醜而博罪實未至於可殺何為而遽殺之乎當是之時吾見三桓之弱魯矣未聞正卯之奪君也此其刑政緩急之間一庸吏能辨之况吾夫子乎或謂強臣竊權以亂國其害小正卯偽學以惑人其害大然則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誅大夫亂國者耶誅大夫惑人者耶譬諸醫不治心腹之疾而急理皮膚之間聖人之政殆不若是之迂也武王高祖也以征誅得天下猶曰武未盡善孔氏殷人也殷湯以放伐得天下而至德猶不稱焉聖人之不喜殺也一至於此曾謂身為司寇而遂濫殺於七日之間乎彼其他日論治而曰善人百年去殺用我朞月而可以此例之縱使正卯有可殺之罪亦當俟於朞月之

後待於三年之餘况實疑似未著之人乎吁吾懼夫喜殺者之藉口於聖人也又懼夫妄殺者之見欺於荀况也雖然在正卯則擯之在三桓則法之若神宗之悞用荆舒李固之失賊不討是畏噎而併廢乎食又孔子之所甚惜也

解
虛舟解

金寔

冰鶴道人更號虛舟逢掖之士操觚吐辭為發其義頌者致美賦者托意規者陳戒辯者騁辭搜奇挾玄含芬茹葩不一二而足也莊谿生獨不解其旨造而問焉冰鶴道人曰托意自警爾虛舟云乎哉莊谿生瞿然而思呀然而悟謂冰鶴道人曰舟以任載利天下博矣然亦有危道焉或犯怒濤或撓颶風或觸厲石或膠涸源或浮東溟而鯤鯨張鬣或泝西峽而蛟鼉鼓鬣或歷關投隘萬艦齊集尾啣鱗次抵針隙而爭進者不知其幾儷行陘阻奮不相顧衝突排擊互詈而交搏傾檣摧楫漂溺而不顧若是豈不甚

危也哉虛則吾知免矣泛泛乎若隨波之漚飄飄乎若浮
空之雲怒濤颶風遇之而莫撓厲石涸源遭之而不壞無
人媒無貨累而鯤鯨鮫鼉張鬚鼓鬣而不能害也無抵隙
之奸無爭進之私而衝突排擊罟搏漂溺之患不能加也
舟乎舟乎以其取盈而危孰若即虛之為安也冰鶴道人
曰嘻近之矣請畢其詞莊溪生曰人之有生機慮內動物
我外形苟不察焉或熾而蕩或矜而肆知進而不知退知
榮而不知辱蠅營而狗苟不底于禍不止也苟能虛已之
虛若舟之虛冲乎其不拘澹乎其無為險遇之而成夷力
加之而莫施不求不靳而百患自彌莊周氏所謂人能虛
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此之謂也冰鶴道人掀髯而笑抵
遊世者也

懸畫解

楊守陳

掌而歌歌曰我虛我已兮若舟之虛外物振撼兮我虛自
如吾將抱吾虛兮終吾身以無虞冰鶴道人開邑大夫也
姓夏氏字其作縣十年令行而不忤於物是蓋能虛已以
鏡川子官京師有遺之畫裝而懸諸款賓之所或曰是畫
妍耶可懸于此其不貽貴豪之哂哉鏡川子曰是亦畫也
奚為其不可子必欲黃筌之花蕭悅之竹關李之山水吳
道子顧長康之人物薛稷之鶴曹霸之馬張僧繇之龍然
後可耶充是類也琴必清角然後可鼓劍必湛盧干將然
後可佩戲必魚龍曼延之技然後可玩謳必韓娥然後可

聆色必南威西施然後可薦諸寢是雖窮貴極富者有未
易能而獨吾哉吾室宇痺陋器用鄙樸衣粗而食菲擁腫
之與居鞅掌之為使無一妍者而獨哂是畫耶且物無定
妍人有交哂布帛之衣遠慚乎錦繡而視之卉服文身則
甚美丹漆之皿迥超於陶瓦而廁之玉敦珠盤則頗陋珊
瑚高二尺者王愷之所珍而石崇之所賤也故乞人固受
誚於寒門中家亦見嗤於豪右是則物之妍醜果無定在
人之交哂其曷有已孰能備極其物之妍而盡免乎人之
哂哉抑不知世有大妍之至與可哂之甚者夫人知性而
蹈之斯為道蹈道而得之斯為德德極其盛則心廣而體
胖面晬而背盎百行協乎中萬事處之當窮而和家睦其

鄉達而正邦康天下惠澤與雨露齊渥聲光與日月等曜
茲非大妍之至者乎人不務此而惟求妍物之無厭則望
于龍斷乞墦間粟帛豐而營珠玉青紫遂而徼壽圭踈蹻
之心而工堯之行生負其辜死遺其臭不亦可哂之甚乎
有能異彼而惟令德之求或慎于大而忽于小或勤於始
而懈於終則瑜不掩瑕秀不及實猶有可哂者是故君子
任物不求其妍而務德必求其至其於物也宮取便居不
必壯麗器取適用不必珍竒茹糲可飽不必玉粒雕胡嚙
醢可醉不必瑤漿密勺雞豕可甘不必膳熊蹯脯鷓臠
豢豹之胎擊甕叩缶不必韶虞乘駑策蹇不必駒駘一皆
隨分而安耳其於德也則察理必精若炯鑑之照秋毫克

已必盡若洪爐之化點雪孝不如帝堯不已也忠不如公
且不止也會百川於一海之水加簣土於九仞之山由曲
誠而臻變化自善信而底聖神夫如是則天下仰之作標
準萬世傳之為楷模無不嘆美稱頌之矣而安有哂之者
哉夫德與物莫能兼務聖與愚不可同列務德之至者聖
務物之至者愚吾其知所擇矣不務妍其德而務物之妍
避庸衆一時之哂而貽聖賢千古之誚此愚之所兢惕而
不敢安者也畫云乎哉或默而去予乃以對客問者書于
畫之上方

藻軒解

李東陽

青華主人建閼南輿高居江渺構材為亭甃石為沼層瀾

碧皴衆卉雲繞擷芳漱潔名之曰藻客有過者難之曰萬
彙蘖茁群植並分鉅者為梗豫秀者為篁筠堅者為檜栢
芬者為蘭蓀山苞水葩莫可具陳彼藻之細何足以云主
人曰君子設佩聖人取物匪名則嘉惟義斯澤品不必富
類不必僻泥形為迂執象為惑子坐聽我言藻之德夫藻
者氣孕天秀根含地靈內秉柔質外敷素英不雕而華匪
醇其馨順時而生者為孫命與物為徒者為和光寧負潔
以自濯亦何心於行歲客曰可得聞邪主人曰窮海之藁
荒溪之涯舟楫之所不至人跡之所不加以汗漫為方以
波濤為家雖溷跡於草莽寧委情於泥沙客曰媿哉善歲
其用子既出矣請言乎動主人曰或載衣襟或登筐篚條

以甘泉薦以方籃陋未跡於芻蕘恥遺瑕於葑菲繪形則
與火齊明比德則與鑑為軌功雖著而不知其勞用非奢
而莫閱其美客曰聽哉君子之斐主人曰嘻物貴實用禮
戒彌文弗玩其華而采其根楚佩江蒞周歌澗繁桃李薇
蕨維葛與蘋匏瓜行葦列國所陳繁藻之德於吾則均朝
爾吾居夕吾爾群匪藻吾軒亦藻吾身下雪民隱上華國
勲惟夙夜是存以無負於吾軒客起再拜歛容棘吻君門
巍巍矇者莫瞬君行濯濯瑕莫可捃包荒納汙辭我不擯
鄙人何知敢謝不敏主人不答莞爾而哂

謫解

王鏊

王子解內閣機務屏居洞庭之野客有自燕來者儼然造

焉俯而賀仰而弔曰蓋聞士之生也皆欲有為以自見而
患無其位有其位患無其具有其具患無其時大夫致身
黃閣秩躋一品位列三孤為百辟之具瞻與天子相唯諾
有其位矣射策甲科養高中秘翱翔乎詩書之苑嚶嚶乎
道義之原探隱蹟則入於杪芒致廣大則窮乎灝噩有其
具矣遭時承平奸璫盜政惡熟罪盈乘射隼之勢收積豕
之功有其時矣斯時也不聞有所建明用勩相我國家一
旦括囊卷而懷之自遜荒野上負九重之知下孤四海之
望意者其有遺行乎竊為大夫不取也王子起而謝曰唯
然誠有之凡子之所以謫我者皆是也我又何辭焉雖然
子之所覩者時也所昧者勢也龍驤萬斛之舟得風焉朝

三江暮五湖蚩尤為逆咫尺不能自致白義綠駟之得康
莊也過都越國追風逐雷繫之於庭跛鼈先之于將莫邪
之遇伏飛也決浮雲絕地紀歲之篋笥則與寸鐵無異且
夫強弱勢也難易時也為可為於可為之時易為可為於
不可為之時難方天下有事也法制未立人人自便耕釣
版築之賢販繒屠狗之徒皆得以自奮故曰易及其無事
也民心一矣奸雄息矣法制定矣社稷固矣中外相安循
習故事用一賢不見其為益用一不賢不見其為損俗漸
敝而不知法漸墮而不恤外有治平之名內有不測之憂
故曰難於乎上下之不交也久矣以明主在上人思效忠
使得賜清宴之間承寬和之色發憤懣抒膏臆圖安危於

掌上列是非於階前上以安社稷下以庇蒼生誰獨無志
乎而動則關格狐憑城以獻妖蛇當道而肆螫君之求治
甚急也有障焉莫通於下臣之納忠甚切也有障焉莫達
於上一人植之十人拔之如之何其可也是故以宇文黑
獺之中才輔以區區之蘇綽猶能建制立法以垂後賈誼
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
之制豈才之不如彼哉勢則然也客曰吾聞之道無常體
與時委蛇知者能因時以為勢隨勢以為功因時為勢則
難者易隨勢為功則弱者強子產之相鄭也樊載書賂伯
右卒以鄭安王猛之相秦也斬樊世逐仇勝乃以秦霸小
人在位吾力能去乎則乘傾否之勢如王猛之於秦不能

去乎姑示包荒之量如子產之於鄭則亦何能為哉四凶
在朝不害唐堯之治三豎在側不廢管仲之功王子曰不
然吾聞之也薰蕕不可以同藏忠邪不容以兩立易之泰
曰內君子外小人君子在內則君子重君子重則小人道
消世所以泰也否曰內小人外君子小人在內則小人重
小人重則君子道消世所以否也安危消長內外輕重孰
從生哉顧人君所以置之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置之
重則重置之輕則輕昔者申屠安坐而鄧通泥首宋璟庭
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閣而繼恩徬徨韓琦出檄而守忠
黜賤重也權之所在也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佞倖楊震連
疏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以師傅之舊困於石顯趙汝愚

以貴戚之重阨於侂冑輕也權之所去也不識今之所謂
重者安在哉在內乎在外乎在彼乎在此乎勢所不在而
責其有為猶繫驥於庭而責其千里之步縶鷹於鞴而責
其九霄之翔推舟於陸而責其濟川之功也而可乎且夫
患得患失老而不止者貪夫之為也知止知足超然去之
者志士之事也易貴見幾而作詩歌永矢弗諼故士有淵
潛而避萬乘灌園而卻三公顏闔鑿坯而遁弘景掛冠而
歸韓伯休隱名於藥肆申屠蟠滅跡於樹屋梅福潛形於
吳市管寧投老於遼東李相開平泉之莊白傅結香山之
社此皆哲人不得已之為吾將竊取之以為名若夫孔光
肅容於迎謁胡廣飾志於朝章陳咸乞靈於子公楊興假

譽於君房子雲浮湛於莽賢執誼脂韋於任文段穎事阿
保以自通齊丘樹朋黨以自固吾誠不能與數子者並故
默默甘守乎丘園

短解

王鏊

有國於海之西者曰龍伯東曰崦人二國相去蓋日所出
沒也崦人者間竝海而西數月倏然遇龍伯焉足如植木
體如峙山企足望之不見其顛攘擘仍之不及其脛於是
龍伯睥然顧曰汝何為者崦人進曰我東海之大人也龍
伯曰吾首抵乎不周足跨乎西海摩子放踵曾不滿楹措
之眉睫不為有無吞之胸臆曾不帶芥而何以為大崦人
蹶然笑曰請與子度長絜大可乎龍伯曰吾指揮則千里

辟易叱咤則四海震盪立乎廟廊國威為強坐乎邊陲敵
膽為驚崦人曰爾大止是乎汝歎未睹於大乎今夫天仰
而望之穹穹窿窿不知其終旁而視之泯泯汶汶不見其
盡盡天之覆不知凡幾海以有此海盡海之大不知凡幾
國以有爾國盡爾國之衆不知凡幾人以有爾身較爾身
之處乎兩間譬如蠖蠖翔於四野夸我以長幾其餘者今
夫大化鴻濛旁流幬載沕穆而凝蜿蟺而代倏然而生孰
歎孰忝泰山毫芒九州一芥鯤運於海蟻休於垤龍徂乎
方蝸潛於殼各適其適孰餘不足且吾不得已而寓於形
形不得已而寓於世假耳以聞假目以視假足以行假心
以思盈尺而足何羨于餘且汝未覩大之害也半畝之廬

吾居而餘而子無以容其軀一尺之練吾衣而羨而子無以蓋其趺升斗之粟吾飽而食而子無以滿其腹且若以而形足以鎮國而威敵乎聚一丘之土樹數丈之木被之以文繡繪之以眉目趨走其旁且震以肅而誰與身橫九畝戮於會稽腰大十圍昆陽死綏眉見於軾叔孫是獲日而未知也若有長吾亦有長龍伯曰汝獨何長哉曰吾之長異於子吾之長攝之毫釐不見其圭放之宇宙不見其大可進可退可弛可張以理天文星宿為光以平地理海波不揚為齊相國為韓司徒為晉主簿為魏中書且爾未知也君處西海吾處東海各形其形各美其美使若而入我國乎必驚以為魑魅魍魎群吠不祥而子以自張無長

惡短無短惡長子居子國孰知其長我處我國孰知其短自我視子則子為長自長視子則子為短自子視我則我為短自我視我則我為長兩全其天孰知其然吾明告子人之寓於形猶水之寓於冰條融而解何有於冰形之寓於世猶月之寓於水欵墮而晦何有於水是故壽如聃彭聖如羲黃雄如秦項智如陳張同歸乎黃壤是時也子試較之孰促孰延孰媮孰妍至人乎乘天地之輿駕陰陽之馬息無何之鄉遊無極之野僊僊乎超無有而上征吾竊慕之方將駕鴻濛超六合後天不老視世之萬有如螻蟻蚊蚋瞥然過目而子乃以夸我乎於是龍伯窅然若遺其身沮然若忘其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且北面而師子

郁郅子解

李夢陽

郁郅子寢疾杜門謝客客無以見也金城段昊過武功康海問曰郁郅子何以不出康子曰郁郅子疾也段子曰郁郅子疾乎疾奚杜門謝客疾而杜門謝客是有託者也蓋謂郁郅子忠臣不潔名以暴君君子不違衆以要勲且未形而彰是曰自戕無憂而戚其憂必集若誠有託譬諸縣鐸急趨響必及之矣康子曰哂是罔郁郅子也吾將見郁郅子明日康子固請見郁郅子於是郁郅子擁黃狐之裘馮文石之几尚以白雪之縠強起見康子坐上坐郁郅子休安若山貌若敷腴徐覘其息俞俞于于焉然顧有靡豫之色康子於是避席問曰夫子奚病也郁郅子欠伸喟然

仰嘆久之目康子曰吾誠不能狀吾疾吾始焉怒焉若饑若思若悲已而輪困於邑怲怲悒悒糾錯積鬱其狀絲棼埃結氤氳靡絕發于脾縈于心浸淫于肌腸腠理之間充之不見其際究之莫知根柢毆之未已觴之復起故居則恍焉惚焉恍若有遺步之不能端履也夢岑岑焉若將舉而控于帝闔家人驚怪詰予予茫然無以答也故陳之鐘鼓管籥不知其為音炫之黼黻繁縟縣璆結綠不知其為華啖之芳醲珍烈之品不知其為甘故飫之不肥膏之弗澤問之莫可名象而排之不能自解也然徧國中無醫之者有玄機先生者號靈醫徃使迓之語以狀玄機不肯命駕教使者曰能置泰始之鼎無為之榻坐我廓然之宇食

我切玉之饌元化之美則近我顧卒不能置故厥疾罔獲
瘳康子出以其言告段子段子曰予聞在形為疾在心為
憂郁邳子殆有憂乎

郡牧解

尹襄

客有語予者曰今之郡守即古州牧侯伯之任也讞獄有
推催科有倅庶務紛紜各尸以吏而郡牧所有事者惟宣
詔令廣德意勸農桑明禮義撫鰥寡賑貧匱故曰邦之父
母又曰民之師帥然今四郊多失業之民潢池有弄挺之
夫辱者為中澤之鴈梗者亦遊釜之魚蓋迫於饑寒而為
是不獲已之圖也豈非郡牧不職之尤歟謂宜下肅清之
令嚴鰥曠之誅重則如唐遣黜陟使巡行天下輕則如漢

遣刺史按劾貪污更擇仁賢分布寰區庶幾上之膏澤不
壅而民之困苦可蘇吾子以為何如予曰若子之論可謂
切中當時之弊矣吾猶病夫隄其流而未遏其原理其柯
而未澤其根也蓋俞跗扁鵲之用藥也必察溫涼之性審
劑量之宜然後病可祛而藥不棄陽子熾阿之御車也必
平六馬之力度任載之量然後重可勝而遠不躓聖帝明
王之任官也必審體要之宜操鼓導之機然後人效勞而
職不墜故使之以道則世無遺棄之才振之有方則衆懷
感奮之志吾嘗觀郡牧之任古今不同者有數事焉古者
出以朝望入為三公虎符專政熊軾觀風則其官尊矣今
內重外輕位卑權判奔走於藩臬之臨牽制於命吏之按

是以體貌不隆而豪傑之士不樂為也古者考課之設治行之掄先以敦化責在安民則其事專矣今期會是急案牘相仍民之休戚不遑問俗之薄惡不以懲是以名實相遠而邦國之本無所裨也古者勉以璽書彰以殊服或侯爵褒嘉或御屏紀錄厥寵渥矣今上下壅隔賢愚莫分寄姓名於銓曹比資次於衆員是以類墮不振而人莫肯自勵也古者吏民相得不輕易置遠或十餘年近亦八九歲其任久矣今俗未諳而遽去席未暖而徑陞視公宇如傳舍等宦迹於萍萍是以上下相欺而皆有苟且之意也故嘗譬之醫與御不重其權不優其寵猶君臣佐使之失宜中外服隸之無統也不久其任不專其職猶投七劑以珍

積病驅重載而入茫迷之域由此觀之民之不安郡牧固難以逭其責然原其所自非亦當時之政有或偏任人之要未盡得邪客曰誠若子言郡牧猶可以自諉矣向使權重寵優職專任久而循良之吏不聞顛顛之民如舊則又將誰歸咎哉曰此貪饕牟漁之輩鬪茸瓌庸之醜也故有監司之臨御史之核上為朝廷之耳目下為郡縣之繩墨側聞比年以來以緘默為重厚以指摘為深刻沽鸞鳳之美名忘鷹鷂之勁力見善不舉聞惡不察論功不據實言善不稱德容有如漢左雄之說也而守今不知懲勸又何惑歟嗚呼賞不信罰不必名實不綜核則吏不稱職民不蒙澤設官雖多所謂廐長立而馬益癯一羊牧以十人而

不能疾其驅也

標解

廖道南

象厓子登荆臺之廣邈源夢澤之眇綿朝濛汜以晞日夕
唵咳以濯淵或耕于芝田或牧于蘭原或樵于奮林或漁
于藻川有客過而問曰若聞諸耕乎固有舉饁而餉于田
者矣晉侯所為登庸也若聞諸牧乎固有扣角而誦于石
者矣齊桓所為明揚也若聞諸樵乎固有被裘而誦于衢
者矣季札所為永嘆也若聞諸漁乎固有垂綸而釣于海
者矣莊生所為達觀也子居一於是乎象厓子曰予之所
為異乎四子者之撰夫耕者以耦予則以仁牧者以群予
則以禮樵者以斧予則以義漁者以罟予則以智若乃太

昊執規勾芒乘震戴勝朝翔農祥晨正時而耕焉載芟載
柞徂隰徂畛蓋取諸仁若乃炎帝執矩祝融乘離綠陰旖
旒芳草歲時而牧焉或寢或訛何蓑何笠蓋取諸禮若
乃少昊執繩蓐收乘兌萬壑蕭森千巖磈磊時而樵焉侯
薪侯蒸其菑其翳蓋取諸義若乃顓頊執權玄冥乘坎明
月猶懸落霞未散時而漁焉與汨俱出與沒俱入蓋取諸
智予之所為異於四子者職此之故也客乃嘆曰吾向以
吾子猶夫人也而乃今知吾子之異夫人也是故耕者以
仁莘野阿衡之績肇矣牧者以禮秦國輔霸之基兆矣樵
者以義會稽治郡之才克矣漁者以智磻溪啓祚之烈宏
矣子將志於四者而施之不用矣乎象厓子瞿然起曰有

是哉予何人斯而惡乎敢不用矣乎

飼豕說解

蘇祐

澹泉陳子解綬閑居肥遯丘園時有稱述明志撰言感末路之俗化乃流翰而命篇爰著飼豕之說而人有疑焉問諸穀原子曰結繩既代肇有文字書不盡言辭不盡意顯允六經日星憲世亦有稗官瓌言野史雖簡表之不一寓褒貶於美刺莫不道貫至精而體存諷議諒寄興而鑄詞豈罕譬而寡喻若夫豕之為物不可殫稱標玄質以應律稟太陰而著形歟沫成霧奮鬣生風五尺為豨一歲曰豮狹殺豨穉豮豚豮咸孕精于斗樞實稱名之紛紜迨夫殷商國肇豕氏歷世既遠族類櫛比在楚為豨在雍為豨

亦有異質千斤在市攢毛如錐激牙似矢剛鬣祭用成享青瓜養生斯忌叅軍載稱豈曰無秩爵魯津以垂六夢王大蘭而加九錫公孫牧以作相昆陽鼓而向敵乃若秦以穀圈食不辭污齊牢秦殺並名韓盧目殆越象技僅黔驢非擾龍於堯庭異乘鶴於衛都何義取飼糟餒醴舖食飲不時岢峙以瘡疇謂至親反不如乎相視膳之道缺而養志之孝孤稽之載籍無乃近誣願以怯惑惟子命吾穀原子曰嗟性近習遠彛典始乖於倍蓰見小忘大貨財或私於錙銖賈誼太息爰傷諄語秦俗日訛有見異賄老瘦為溝中之瘠妻子移終身之慕斯烏鳥反哺人顧愧禽而犬馬是養敬或廢禮且夫言或有激若乖尋常意有所指亦

當細繹是故離騷傷讒喻物廣及於鷓鴣蒙莊託志寓言
豈止於鷓鴣辯士諷議擬於鵲蚌之持亡臣大烈傷於龍
蛇之語戒進則文牛憚犧恬退則神龜曳尾老馬或取於
識塗羔羊亦嘉其跪乳睢鳩重其不群鴻雁憐夫有序水
陸豺獺肖翹蜂蟻凡若斯類未易稱比或曲而中或隱而
肆廣譬曲喻遠約近取可以白貞夫志士之心發孤臣孽
子之志色衰者抱前魚而增悲跡踈者思遠鵠而高舉回
景光之末照吹幽谷之陽氣殆取譬於明良亦有裨於伉
儷未可以道涉玄窈徒極於遠深而言存感通或畧於猥
細亦孰知像以示蘊比以彰意是故詩歌丞涉將彰勞役
之懷易象負塗聿廣睽孤之義名雜志遠已昭六畫物麗

多識具見四始乃知傳毛穎者讀之若與虎豹搏爭賦大
鵬者其究抑豈翰墨遊戲蓋將補詩如南陔潔情於孝子
若夫學不通類舉不及隅則河東還獻真為遼豕白頭已
亥渡河誰知誤為三豕者矣

雷解

屠應埈

己亥秋七月朔雷擊奉先殿右室是夕鼓樓灾宗伯稽古
陳議請明黜大僚以勅天戒于是司寇屠公僑南宗伯呂
公柎請罷詔可僉戚戚心異之以為黜之弗若也史某氏
解之曰吁夫天之赫怒以威也為雷為霆陰薄陽摧隱轉
若巡軒旬若追颺揚雷矯號虺虺磅礴鬱律磔薄迅越
千轂駢擊萬礮樞代駭氣漂奔殺機關發當是時也丘崩

嶽遷壘潰駟蹶凶人衷危儵忽亡魄窮暮失勇蒙卓喪力
子婁罔施其精夸都莫措其疾行若負刀瘦安得穴身豈
定舉面鮮恒色及究其所摧滅也則猊得免宄逆脫疇戾
迪而抵擁或輓掣而罔慝不滔之命罔渝之理亦逸而已
矣迺或嶢嶢挽瀉其石虬木摧折其枝故宮焚薨雋宇壞
栴釋此糾彼其故何與天道恢恢當威見值逢衝則捱遇
披則入固非斤斤以暫微纖纖若飭職也將鬻噬慘啣致
毒所觸隱若虺蜴云爾哉今夫萬乘之怒九重之威矍矍
赫赫亦猶霆雷也劇然廣運逆意則誅珉瑜在御當者為
竒聖脫函車之獸網漏吞舟之魚故愛之加膝憎之直履
惡之成屋踈好之生翮羽慄慄為冬春進退異虎鼠崇之

則跨騰青雲之上抑之則委塗黃泉之下朝握夕擯安論
潔污猶之雨露所潤日月所臨函氣者育失化者零豈云
荃蕭之芳賤騶拂之美惡鸛鸞之鷲與仁哉雖然天不可
慮道不可幾仕無常遇士有恒持嶢嶢不以顛石損其形
樛木不以折枝毀其幹君子不以罹阨決其維是以三閭
九遷而未悔孫敖旅進而弗愉展季抗迹于三公姬旦孫
德于碩膚豈其情之爾殊哉固以義為不可離也故齊得
齊失達人之極融融娛娛味道之腴遺物定志守德之正
改玉改裳不改其行至人恬漠與道翱翔損華宅實時暗
久彰斯非美乎且聞之舉世同好皜然莫渝慎修可願神
聽不怵火齊彌光乎莫眡大屈厲質乎重銷隋阿別利于

糾紛新栢辨節于後凋衆庶憑朽乎株木賢哲蜚聲于寥
寥二先生者獨行不懼遯世不幽覽輝千仞德音矯矯詩
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其斯之謂與至若堅磷于砥絲涅
而錙鏤剛以折荃化為萑遠則去窮易執射時則固二先
生之所譏亦非僕之所敢知也

鷦息解

皇甫汈

建業域中有玄寂公子棲趾長干飯心淨土得北山僧舍
之一楹大僅踰斗高不過舫惟慧塔影軒梵鐘響屋而已
因題曰鷦息蓋寓言於蒙莊也乃左圖右史彈琴其中逍
遙乎不知榮觀燕處之為幷幪也爾時寥廓大夫過而哂
之曰陋哉子之居乎是安足息子哉且子誦法周孔晞績

臯夔不為鯤鵬之遊鴻鵠之舉而乃託志於鷦鷯謝笑於
鸚雀僕竊惑焉公子曰吾知息吾躬焉而已容膝之外非
吾所覲也南榮戒多老氏取足又曷故哉且吾以昭曠視
之不知一枝之為小也吾以躓塵視之不知六合之為大
也雖有鄧林瑤圃一旦饑飢擾其上亡猿警其下將恐千
仞失據三匝無依豈復有息所哉大夫於是愕然自失曰
公子幾於道乎吾方坐此困也乃拜手讚歎而說偈言占
占雖小知黠慧羨微禽一枝安足戀屬厭乃其心庇苟非
所據胡貴茂與深乘時假全樹矯翼飛上林弛張種種故
龍德良可欽公子聞之乃大歡喜曰吾於用天下也亦復
如是

或問於古臺子曰予有大疑願因先生決之古臺子曰人耶物耶吾頗燎然或曰非人非物所疑者天古臺子曰天道昭昭何疑之有或曰天之生人也命以善天之所以養人也欲其善是宜天下之人皆粹然也夫何元惡大慙暴戾恣睢橫行胸臆或淫凶於一鄉而頑然無知或暴逞於一國而悍然不顧惟天在上亦不為之省處及其惡積罪大而不可逃也則又困囚之如狐鼠獵取之如鳥雀不至喪其身破其家以為天下後世之鑒戒亦不已吾意使其縱於世也孰若吝於生也使其慘於終也孰若收於始也天之所以為天殆亦勞且偽矣是則可疑也古臺子曰是

亦何疑之有哉今夫天理與氣焉耳矣理至一而無二氣雜揉而不齊至一而無二也故人性必善雜揉而不齊也故人性有不善乎不聞隸者之於主人乎隸者違主人之命縱橫於外主人不知也及歲之終而主人持券簿課勤惰徵暴循則彼終歲之所為終不能以逃主人之鑑而受賞罰此理氣與善惡報應之說也或者乃憮然曰是則然矣抑又有疑焉顏歿而躋壽也頑鈍富而夷齊貧也則何歟古臺子曰顏歿於年而壽於譽蹠幸逃刑於一時而受惡稱於萬世推此而夷齊可知矣况百世而下彭之未始不為殤也殤之未始不為彭也乞人之未始不為陶朱也陶朱之未始不為乞人也是亦可以無疑也或曰是則然

矣亦有為善者名多湮滅而不稱則又何歟古臺子曰仁如堯則必稱矣孝如舜則必稱矣忠如文王學如孔子則必稱矣或有不稱必其修諸我者不足以名也是亦可以無疑也且吾聞之君子之為善也豈以冀名稱於後耶正求不負乎天之所命焉耳遯世而不見知君子之心固與元氣相不死也然實大聲宏則自然之理蓋莫之致而致焉由是觀之人惟力於為善焉耳又何疑於天耶又何疑於天耶

述

决遁叟述

王廷相

東海有决遁之叟引竿曳綸釣於曲隈之島終日所得纔數鱗爾浚川子見而問之曰叟志欲得魚乎曰然欲給生乎曰然浚川子曰叟何拙於漁若是海之利於漁者厚矣楊絮而翬遊麥花而鯖至其群如雲其响沫如雨其聚如丘阜漁者俟其來漂巨舶拉長罟合圍而取之無不滿其舷載而歸勞於一日之力而終歲厭魚鮮之利叟何不此之圖而區區執竿以俟其嚙餌欲給生於或有或無之溟滓不亦勞而寡得乎叟何拙於漁若是决遁叟乃仰天三嘆瞪目而語曰嗟乎哉世之不知類也久矣乃若夫至人

未嘗以險而慄其神况危其生乎且有突利者必有突害
子獨不見於海乎風潮捲山蛟龍鯁鯁凌波出沒犯之者
魄奪遭之者齏糜以是求利吾知其害焉爾矣且夫失緣
於得禍始於厚生其極也於是乎有併然而俱喪者是故
知道者恒易足而不徇物以傷已視利欲以過養者若甲
兵之戕殘水火之焚溺也安肯以千金之軀而徼倖於陽
侯之波以奉魚龍之牙吻哉以漁者之所得視予之釣若
倍蓰而無筭冒險迫阨而遺生之害則吾其免矣夫豈獨
漁哉君子之仕亦有然者李斯上蔡之布衣也學帝王之
術遊於諸侯以六國不足事乃去而之秦遂能使秦併天
下而稱帝身為丞相封侯諸子尚主女悉嫁秦諸公子賓

客私人數千其富貴權焰可謂極矣不猶泛海而大漁者
乎卒之輸忠不信見疑於主縛之咸陽市中如群羊跋鱉
思牽黃犬獵於上蔡東門卒不可得豈不哀哉薛公隱於
賣漿毛公渾於博徒蘇公匿於灌園彼三子者豈不達於
帝王之術而顧以守其雌何哉以外物之不可徇而徼倖
於利害之塗者非善其生之道也吾觀於子貌屹屹而山
立目炯炯而望洋得非贛榆之王丞乎向為臺史也珥筆
拾遺執簡觸邪上而天子之起居中而百僚之汙隆下而
蒸民之休否皆得以執而議之入則卿相檢飭出則方嶽
震疊不亦輝赫尊重乎哉然行危政激不能俯仰遜時已
而奄人構禍幽囚拘孥去死無幾幸賴天子聖明照見覆

益不加誅戮薄示放斥猶得竊祿海方不失為奔走之吏
子不子之幸而反悲吾之拙是以鷓鴣之腐鼠為大有得
而鸞鳳翔於千仞之上者秋毫未之見也不亦異乎哉遂
投綸而去不復顧浚川子曰嗟乎吾聞海上多異人憤世
嫉邪隱於漁釣之間其殆斯人與不然何其言之近有道
也乃述以自省

金毛述

陸容

毛穎氏奠珊瑚之高枕傍端溪之清流飽玄霜以寄傲謝
楮園而少休有金鑄者發身大冶附姓炎劉英風凜乎雪
電銳氣衝乎斗牛挺拔而進四顧如仇起穎而問焉曰先
生濫中書之名號襲管城之箕裘食肉無相近道忘憂是

固陳玄石居中之儔也胡乃今雜戎行以幸進舍翰苑而
弗遊也耶方其渠魁內侮群醜效尤蠱屯螳聚鼠竊狗偷
三軍擐甲百夫裹餼司馬嚴九伐之命元戎畫百勝之謀
北窮朔漠西發渠搜先生於是韜分虎豹座擁貔貅尊居
幕府載咨載諏內庭有章奏之上隣國有辭令之脩獻捷
有露布之草奏凱有鼓吹之謳銘或勒燕然之石功或紀
太常之旂斯時也吾輩甘心下氣於先生者正將以博華
軒於鞍馬取貂蟬於堦墀借吹噓之力而徒步公侯也而
茲者朝轡中軍之鼓莫走穹廬之首狼烽熄焰於斥埃羽
書絕跡於置郵先生當此亦可以見幾而作長往而不留
矣方且游心倡和肆意應酬晴日眩龍蛇之擾擾夜堂聞

風雨之颼颼然不過寫邊陲之光景述羈旅之窮愁而已
吾實為先生羞也穎若曰有是哉言之謬也蹄岑曷足以
議滄海瑄垓何足知山立然而無響不應無言不讐吾嘗
見兩兵之相接也矢石紛紜鉦鼓喧咻爾乃假威於旻戟
乘勢於戈矛鼓掌匹夫之勇攘臂萬人之稠或幸而截智
伯之飲噐血子胥之髑髏則自以為人莫已侔矣及其班
師振旅歸馬放牛覩干羽之既舞隨弓矢而同收鋒歛它
山之石光黯礪鷄之油閉武庫以長夜鏞鞞鞞而孰抽時
則補履不如兩錢之錐縣餌不如一鍼之鉤利民用孰與
大匠之斤斧厚民生孰與老農之鉏耰而吾乃惟文是附
惟藝是游出入廊廟瞻依冕旒作丹書鍊券之誓資金匱

石室之紬評往事則定褒貶於千古達王言則渙綸綽於
九州祝史仰之無愧辭於郊廟諸侯賴我修覲禮於春秋
在銓衡則草薦章而野無遺士在廷尉則具爰書而獄無
滯囚計錢穀也致出納之當紀將作也明僞功之鳩墨容
摘詞或傷今而思古鴻儒析理或微顯而闡幽百官庶府
凡仗我食於官者我其良疇也是則摩頂以博一心之愛
拔毛以利天下之求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下以經權乎民
用上以黼黻乎皇猷蓋無時而可棄亦無事而弗由誠非
若章甫之無用於閩越七首之不售於魯鄒也若爾一日
柄用則逢人喜怒與世沉浮或削觚以為園或舍剛而破
柔比干披聖人之竅張禹戴佞臣之頭忠邪以之而倒置

賞罰以之而謬悠是誠濁亂之利器太平之贅疣也曾足以擬吾之萬一不乎金鏢於是吹清風而無語望中流而自投誰世人以龍化誤愚夫之刻舟

雙節述

朱廷立

嗚呼袁第雙節者謂徐氏也徐婦于袁而勸其夫納其妹副焉已袁君亡徐指其所居曰天乎此吾死所也願須臾無死以撫袁孤復顧其妹曰汝之歸袁七越月也汝行汝志焉則應之曰吾之志姊之志也願須臾無死相姊以撫袁孤于是晨夕煦煦相與事酒漿治絲麻躬織紝內給外餉以是家政日就緒袁孤日長益克承父志矣一日徐疾曰吾今可以見君子於九京矣未幾妹疾亦曰吾今可以

見君子於九京矣則先後齎志歿焉鄉人稱羨曰賢哉二節婦同節難矣又同胞也不大難乎不即死以傷其胤不後死以違其夫不大難乎吾嘗讀列女傳輒掩卷歎息以為斯人不可復得豈圖見雙節之事奇偉殊絕猶有過之者乎說者謂光岳氣分士無完稟故無完節若雙節者顧弗然耶究其故非有古人之書引之于其前夫人之勢迫之于其後而其所為有出於丈夫子之所不及者曷以乎二南之詩且陳婦人女子之美以為難化者且然則公卿大夫士無論也今乃反之又曷以乎禮失而求諸野今道喪而求諸閨梱之間耶此所以重可哀也雙節蓋棺矣采風者猶未聞于朝載諸史以垂諸後則後此可知也嗚呼

曲謹小善多標榜於都會謹囂之地峻節朴行每淪沒於山澗寂寞之濱其所由來者久矣吾之哀也獨雙節已哉

述諫贈給事前谿戴君

屠應垓

嘉靖己亥春二月上將南巡楚服謁祀先皇帝園陵詔集廷臣議時二三大僚暨諸臺臣上疏諫弗允給事曾君炳李君逢周君琬謝君廷蒞繼上疏諫又弗允乙卯駕發臣民奔走至京西門給事績溪戴君歸具疏極諫其略曰臣嘉猷伏見大駕南狩其留居百官六師萬衆瞻仰戀慕弗忍寧休皇皇來歸茫若有失至相對泣下此見聖德感人戴若父母弗能一朝離也太子二王幼在襁褓怙依顧復更萬群情保育之責至艱且重臣惟陛下俯念臣民眷懷

哲嗣天衷隱紆有懃焉不能自己者矣且陛下親馭萬乘涉荆楚之遠疆以卜二聖幽貞之邑孝至隆也臣愚以為天子之孝顧宗廟社稷安否耳宗社有萬年之安則二聖有永垂之裕雖玄兆北遷梓宮南祔二聖之靈亦必歡然底逸陛下令一二篤厚大臣憑神靈奉成命謹護往來不過三月之間可以卒事萬萬無患固不必躬出萬有一危之途若士庶人終身之孝也臣愚伏望聖駕即日旋歸使後世頌陛下孝德之光隆于二聖而重憂宗社若此天下幸甚至於供億浩繁財用虛耗北虜竊伺小民流離意外之虞種種宜豫此在聖明固已洞見臣不敢言疏具命使者馳詣行在以聞時駕行疾甚疏至駕已越衛輝衛輝行

殿災上怒甚納言持疏弗為通使者叩頭力爭疏迺得入
上命逮嘉猷繫京師詔獄竢後命乃理越兩月駕命併逮
燧等俱奪諫職謫邊方雜流一官吏應垓曰懿茲休乎國
家養士之盛于此足徵哉語有之庸夫狗身中士眩慮故
臣之不欺者古稱難焉今皇帝以來予數覲見之矣皇序
紹弘大禮三定廷臣集而諫者數百人其譴若戍者蓋十
之一焉群言殷興獄事肇易廷臣集而諫者數十人其譴
若戍者蓋又十之一焉至于禮樂營建刑賞廢置凡國家
舉大政事廷臣先後諫者又輒數十人其譴若戍者蓋又
十之三四焉雖誼遠若時忠忌廟上昧古昔先信之誠至
于獻誠畢辭有犯無慙硜硜然自謂抱不貳之誠揚厲翼

之志者矣是役也主上達孝省方述古先帝王之曠軌而
諸臣上言者復至十數弗以往故有所萎蕪也主上濡嘔
仁覆無所摧震而五給諫亦僅得謫遷以去可不謂恩且
幸哉南巡時予職在扈從神人效靈億兆僉應徒御恃以
無恐然徃返底勤幾六千餘里追憶身所經歷則諸臣之
言固亦先事究慮弘保稽謀者也至予讀戴君所馳疏反
覆忠婉蓋有餘愛焉予不覺動于心為之潸然涕殞也治
朝養士之效主聖臣直之符其煥乎明章也哉予方職史
事欲緝諸諫辭為五諫臣傳以示之將來彰國休美而或
者乃哂予曰嘻予不聞周君謝君之言乎其糾東朝諸臣
也而予亟稱之匿然也夫子曰唯唯否否是不然國家授

諫立官以公媿惡昭勸戒風厲士大夫而史氏者且推之以詔後世者也二君子之論糾諸宮臣也予謂之盡非公哉而予欲以介然私望匿諫者之微詞則予之職顧墮而二君子之言愈公且昭也于是述其槩為戴君贈戴君蓋予同年進士云

志

五洩山水志

宋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吳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采藥深入其中而宋刀景純吳處厚亦頗遊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樵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墮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紫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西流滙為小窪瑩澈泓激毫髮不隱儵魚數尾

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
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
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
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崖虺奔逸後先
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
水晶宮生平煙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籜覆地
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
洙成白簾濶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
立苔蝕蘚暈時有水珠絪絪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
禱時或湧取蜥蜴入瓶盃中持以婦多驗自遇龍橋至此
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

難得具述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
莫詳也尋徑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峭拔上有石類
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或曰肖東甌鴈
蕩又名鴈蕩峯遵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峯
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
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
度略約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
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
二十丈瀑怒暴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
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輶雷人笑語咫
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

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
潭復北折而西沂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閣山村人多舍
篳篥間有平阜數百畝可耕穡傍沒石河又行一里所地
名石鼓足頓之藪藪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
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鏡釜面
廣而底敞大水驅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
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
線緹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
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可往
或有緇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
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
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龍子
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
五級故名之為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
哉

啞娼志

楊維禎

啞娼者錢唐娼家女也生無啼聲三閱歲不能言至十歲
終不言笑則訝喙露斷怒則嗑嗑云父母決其啞無疑因
呼為木哥且喏曰予門籍娼娼以音為伎今乃啞若是何
待乎欲棄之其父曰女雖啞於口弗啞於耳目手足也年
及笄天質秀麗中益警穎工鍼緝能教以琵琶箏篪及七
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貴富家諱所病而求其長輒與他

名伎並進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唐聞
啞娼名求見即大喜倍凡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
而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非若所知也婦類以長舌敗
人之家內謔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
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娼至皆掩口胡盧之
未幾啞娼寵顯門賈一飲食非啞娼不甘且私賀曰吾今
而後知婦言之不入吾耳啞娼亦心自語曰不罷耳啞不妬
娜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玕不御諸姬
雖心忌又咸得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賈元婦
既歎諸姬遂迎主意推啞婦為繼內數年為賈誕子者三
長曰傳嘿次曰傳訥傳忍後傳嘿以陰重不泄得出入禁

中且得美官啞娼受封號族至今推為婦師云抱遺子曰
予聞道家書有綠霞女以塵心墮世為啞啞娼者亦陰仙
之質非歟然娼以啞病亦以啞遇誠使啞娼才色工之以
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借遇亦犯娼求其終榮者寡矣
嗚呼士以語言文章遇主而訖以語言文章為身之讐孰
愈啞娼耶

志血櫃

楊維植

四溪沓吏其積金若干盛以巨木櫃自喜曰吾櫃可支吾
一世更積若干遺吾妻妻艱然曰金櫃非金櫃乃血櫃耳
吏問故曰棒頭舊血漸新血櫃裏黃金壓白金櫃今非血
乎血溢沉爾軀若何曰沉則吾在金穴矣曰汝且與金同

血又曷取穴吏不悟明年以犯律賊殺籍其金妻乞櫃貯
刀焚之客有弔者呼小吏吏血血湛軀大吏吏血血漂杵
鐵史曰貪吏妻獨賢惜不得姓氏客弔辭尤警錄以語虐
貪

志殺虎

蘇伯衡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呶然作
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
二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
在此虎在此鄉黨隣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家被
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
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挺弱者聲銅鐵器往助甲虎

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翼以懼衆衆不為懼益鼓譟
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挺擿虎虎怒爪之其右
股被創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喙貫脅一虎隨斃其一猶
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直前
刺之于是兩虎俱斃剗其腹豕固在也虎于毛蟲中最暴
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况敢攫之乎使其據深山
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兔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
戾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
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知所
鑒也乎方甲行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
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

虎誠若快意者然為酒食以勞鄉黨隣里費抑夥矣一弟
又幾不脫于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
其皮之傷也牽于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損家貲以
除暴虐者上功幙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
典矧可得乎矧可得乎

壅河壩枯骨志

唐順之

髑髏完毀凡若干具其髑髏髀髁脊脅諸雜骨無筭蓋出
乎犬猪鳥鳶所饜飽與夫日炙焚燒風銷水啣之餘而僅
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饑流尸順河而下多于河
中之船逮水落不能浮屍遂積壘河壩久之維古昔時遇
饑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

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褚生潛書舍在河壩
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壩之上則見泥滓間
圜者如破甑擗者如古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
之星星玼玼若尚有光怪余三人者哀其漸滅且盡也命
役夫哀而坎焉嗟乎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
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
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于骨骸嚴而別亦不欲
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
毀不完之尸爾髑我股甲脊乙脅轉于一坎若藜藿亂蓬
然亦重可悲矣余嘗見元虜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
骨雜牛馬骨而埋之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

人也尚不免與牛馬骨同葬况此輩孳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喙于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吳越行窩志

薛章憲

湖南之衡山在洞庭上其岡巒之軒翬聳拔者凡為峯七十二金陵之大江在鍾山下其川隩之停蓄演漾者凡為陂三十六皆古之竒觀蓋山與水交相贊者也故歷代侈之以誇於四方恒自恨生長遐僻動越數百千里徒心馳目想而已乃者揮手囂煩放情丘壑於吳越之區得勝處二焉在吳曰聚塢去城一舍而遠却負豐嶂前臨太湖與

杭潁爭雄地產楊梅特佳形色味皆曾絕他所傾筐入市人望而知之爭售立盡輒得重貨湖中有山計其數與衡等昔人謂七十二朶青芙蓉是以作草閣臨之馮崖架六高出木末可隱几而指數也因命七十二峯閣在越曰橫裏去城一舍而近衡六里有竒縱二十里有竒綿亘迤邐多陂澤渠塘平陸纔十之二居氓植藕茨為生收其入反出禾麥上直亦再倍於平壤夏秋之交彌望皆織文繡段人人刺艇子出入其間扣舷鼓棹歌呼相答不自意為人間世也築室三楹茨以生草墜之塗泥命為三十六陂館陂則當不止是而云然志舊好也歲之日居以課子姓出以事登陟大率畧相半焉所謂七十二峯與三十六陂者

則又平分之矣蘇長公嘗言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不
如野翁來往溪山間吾其得而兼之遂自稱浮休野人則
自詫曰吾幸生太平之世身無病心無憂有菽粟以具饗
殮有鷄豚以供伏臘常布陋矣聊以御燠寒室廬隘矣聊
以庇風雨行無所牽止無所尼任情率意委順逍遙貴歟
賤歟壽歟夭歟付之造物者一不置肝鬲間也各丐太僕
李公先生題字揭之棟上以告來者使知盛世之民沐浴
膏澤涵煦至化雖野人之愚亦能順時知命處困而亨鳥
雲飛而魚川泳無不遂其生也衡門之木則咸署曰浮休
野人家信有侈心如登龍斷者無以自解云

